

胡適全集



30

第
叁
拾
卷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胡適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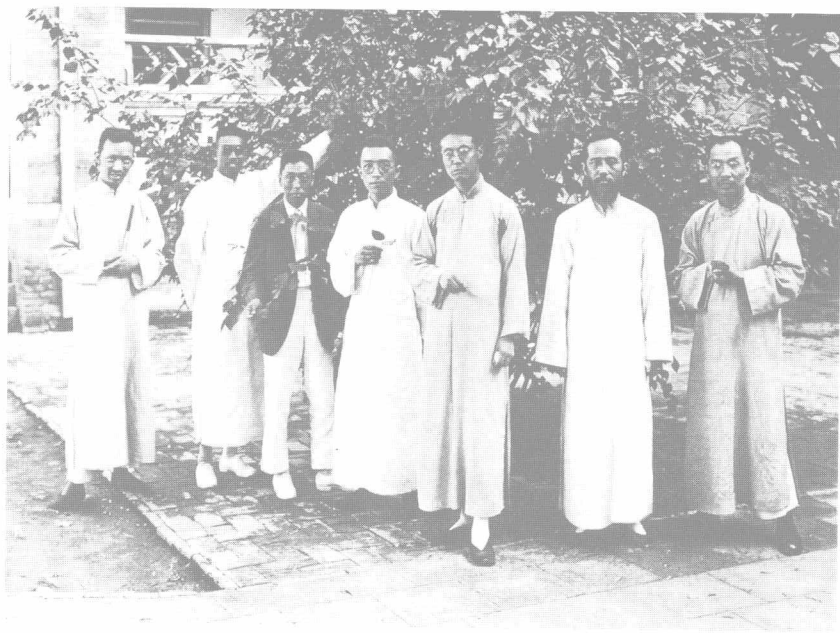


曹伯言 整理

日记

(1923 ~ 192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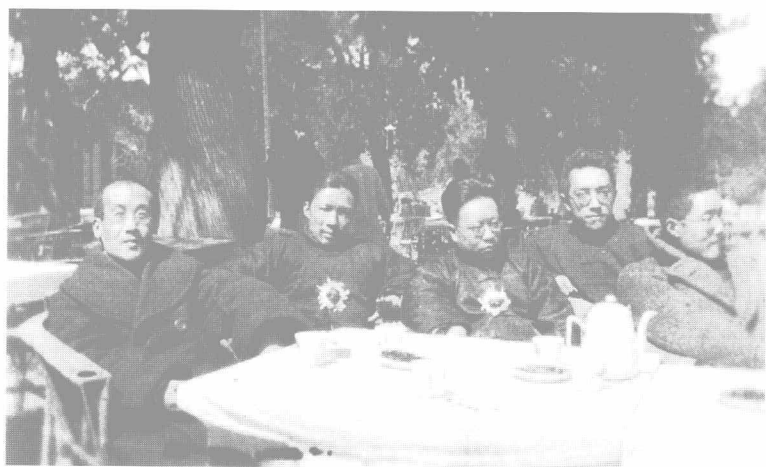
<30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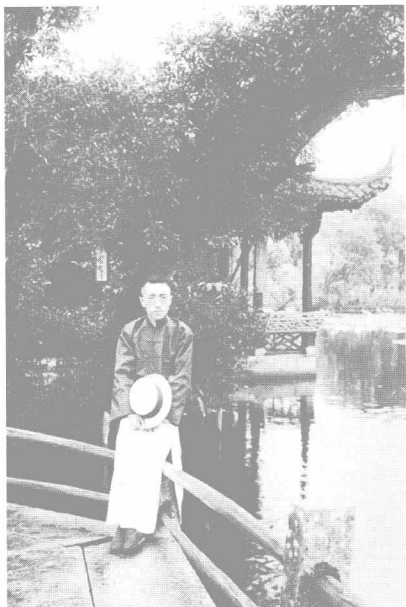
◎ 胡适（中）与《国学季刊》编委会成员（1923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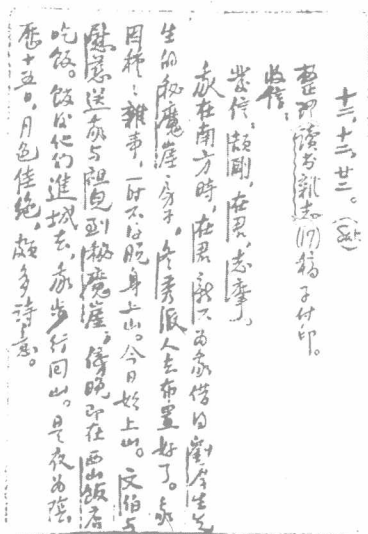
◎ 胡适（右一）与北京大学部分文科教授（1925 年）



◎ 胡适（右二）与单不庵（左一）、徐炳旭（左二）、钱玄同（左三）、查良钊（左五）等在吊唁孙中山后留影（1925年3月）



◎ 胡适在杭州西湖休养时留影（1923年）



◎ 日记手迹

目 录

一九二三年·····	1
一九二四年·····	143
一九二五年·····	189
一九二六年·····	211
欧洲日记(一)·····	211
欧洲日记(二)·····	237
欧洲日记(三)·····	327
欧洲日记(四)·····	443
一九二七年·····	463
胡适的杂记·····	507

1923 年

十二,四,一(S.)

下午,北京中国科学社社友会开会,袁复礼先生讲演河南奉天两处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。到者止六人,可见北京讲学之风之不振。袁君与安特森(J. G. Anderson)皆以为古代陶器之有色泽花样的,是受西方文明的影响。我颇不以为然。我以为,与其用互相影响说,不如用平行发展说。前说可以解释那相似的花样与相同的用轮作陶器之法,而终不能解释那中国独有之空脚鬲。后说则既可以用“有限可能”之理说明偶合,又可以用独有之样式为其佐证。

袁君谓尧称陶唐,舜亦有业陶的传说,同时又有皋陶,或者尧舜时代只是一个陶器时代? 尧舜皋陶也许还是“陶器大王”呢? 此说不当仅以戏言忽之。^①

^① 此后“手稿本”附有:(一)“书报介绍”剪报一页,无头尾,系《清华周刊》记者来书的一部分;(二)书目残稿一页,系《答〈清华周刊〉中的一段》;(三)剪报《读梁漱溟先生的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〉》一文,剪自《努力周报》增刊《读书杂志》第8期,该文已收入《胡适全集》第二卷,此处均从略。——编者

适之先生：

惠示读悉。承

商《老子古义》三事，我的意见如下。

1、“美行可以加人”，据《淮南子》两引，似可加“美”字。但《史记》褚补《滑稽传》引仍无“美”字。此条《古义》遗脱。古人引书，不必尽如原文，疑“美”字是淮南加上。又如“功遂身退”《淮南·道应》、《文子·上德》引均作“功成名遂身退”，疑亦可加“成名”二字；但疏广引《老子》语（见《汉书》广本传）仍作“功遂身退”，与今本同。鄙意又疑汉时古书本子不一致，故所引差违如此。据一失一，恐未得也。（吴汝纶读《史记·滑稽传》“美言可以市”断句，尊字属下读，作“尊行可以加人”，照彼读，说亦可通。如此则“美”字无可加入。但据《老子》上文有韵，此二语亦以“尊，人”为韵，吴读恐未是。）

2、旧分章本无可取。吴澄书我未见，姚鼐《老子章义》等便确当得多。我当初本想不要，后来想：有则翻检者较便利，故仍之。若求确当，自非如尊说不可也。

3、“常有”“常无”断句，前人谁说过，我不知道。但前数年读您的《哲学大纲》时，知道您如此读法。但“欲以”连用，古人文似少见，我所以未敢从。我的意思仍以“常有欲”“常无欲”为一顿，此下不加点号，是把“以”字当英文“to”字看，故不加号，意却不在避免纷争也。

接字错误，信然。所印标点，亦多错也。

北大《国学丛刊》第二期已出否？如出了，仍乞赐一份，以便先读为快，至幸！

树达敬复。十二，三，卅一

十二,四,二(M.)

漱冥先生:^①

顷奉手书,有云:“尊文间或语近刻薄,颇失雅度;原无嫌怨,曷为如此?”“嫌怨”一语,未免言重,使人当不起。至于刻薄之教,则深中适作文之病。然亦非有意为刻薄也。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,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矩话。因此,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,有时不觉流为轻薄,有时不觉流为刻薄。在辩论之文中,虽有时亦因此而增加效力,然亦往往因此挑起反感。如此文自信对于先生毫无恶意,而笔锋所至,竟蹈刻薄之习,至惹起先生“嫌怨”之疑,敢不自省乎?

得来示后,又复检此文,疑先生所谓刻薄,大概是指“一条线”“闭眼”等等字样。此等处皆撷拾大著中语,随手用来为反驳之具,诚近于刻薄。然此等处实亦关于吾二人性情上之不同。适颇近于玩世,而先生则屡自言凡事“认真”。以凡事“认真”之人,读玩世滑稽之言,宜其扞格不入者多矣。如此文中,“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”,一个“滚”字,在我则为行文时之

① 胡适的这封信和后所附的梁漱溟的来信,后来作为《读梁漱溟先生的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〉》一文的附录,已收入《胡适全集》第二卷,但都删除了末段。——编者

偶然玩意不恭，而在先生，必视为轻薄矣。又如文中两次用“化外”，此在我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个 Pun，未尝不可涉笔成趣，而在“认真”如先生者，或竟以为有意刻薄矣。轻薄与刻薄固非雅度，然凡事太认真亦非汪汪雅度也。如那年第三院之送别会，在将散会之际，先生忽发“东方文化是什么”之问，此一例也，后来先生竟把孟和先生一时戏言笔之于书，以为此足证大家喜欢说虚伪的话。此又一例也。玩世的态度固可以流入刻薄；而认真太过，武断太过，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。先生《东西文化》书中，此种因自信太过，或武断太过，而不觉流为刻薄的论调，亦复不少。页 16，页 164，即是我个人身受的两个例。此非反唇相稽也。承先生不弃，恳切相规，故敢以此为报，亦他山之错，朋友之谊应尔耳。先生想不以为罪乎？

匆匆奉复，即祝旅行佳胜。适日内亦将有西湖之行，归时当在五月初旬，不知何时始得相见，一罄所欲言。

适敬上。十二，四，二

顷奉手示，并《读书杂志》见教一文，敬诵悉。往者此书出版，曾奉一册请正，未见诲答。兹承批评，敢不拜嘉；独惜限于篇幅，指示犹嫌疏略，于漱冥论文化转变处，未能剴切相诲；倘更辱详论其致误之由，而曲喻其所未达，则蒙益者，宁独一漱冥乎？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，颇失雅度，原无嫌怨，曷为如此？愿复省之。

承示又得一罗念庵集，辑录较多，可以见假，欣感之至。唯漱冥自去年辞去校课，即拟觅静为长期读书之计，近觅定在山东鄆城县陈坡村友人陈君家中，日内

即将离京赴鲁，恐不及拜观此书耳。匆复

适之先生

漱冥手复四月一日

十二,四,三(T.)

用英文作一文，述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”(The Chinese Renaissance)。此题甚不易作，因断代不易也。友人和兰国 Ph. de Vargas[瓦加斯]先生曾作长文 *Some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*, [《中国文艺复兴的诸多成分》]，载去年四月~六月之 *The New China Review* [《新中国评论》]。此文虽得我的帮助，实不甚佳。

我以为中国“文艺复兴时期”当自宋起。宋人大胆的疑古，小心的考证，实在是一种新的精神。印书术之发达，学校之广设，皆前此所无有。北宋自仁宗至徽钦，南宋自南渡至庆元党禁，皆是学术思想史上极光荣之时代。程颐提倡格物致知，张载提倡善疑，皆前古所不敢道。这种精神，至朱熹而大成。不幸而后来朱学一尊，向之从疑古以求得光明的学者，后来皆被推崇到一个无人敢疑的高位！一线生机，几乎因此断绝。薛瑄说：“自考亭以还，斯道已大明，无烦著作，真须躬行耳。”故朱熹本可以作中国的培根、笛卡儿，而不幸竟成了中国的圣汤姆(St. Thomas Aquinas[圣托马斯·阿奎纳])！

王学之兴，是第二期。那时的戏曲小说，“山人”“才子”，皆可代表一种新精神与新趋势。肉体的生活之尊严，

是这个时期的一点特别色彩。在哲学方面，泰州一派提倡保身，也正是绝好代表。

清学之兴，是第三期。此不消详说了。中间太平天国之乱，几乎又把这条线完全割断。黑暗之气，至清末而极盛，竟至弥漫全国。

近几年之新运动，才是第四期。

十二，四，四(W.)

续作英文论。

《国学季刊》第一期，沈兼士诸君本拟以朱邊先的《萧梁旧史考》排第一篇；我主张稍分类，以略多创作者列前，而朱作以仅考书目，故与顾颉刚《郑樵著述考》并列后半。及第二期收稿时，朱稿来最后，故即排在《郑樵著述考》之后。后来我又向新潮社取得颉刚之郑樵考，询知印刷所尚未排后半，故以此传排在^①

适之先生：

承教甚愧！早在涵容，犹未自知也。冥迹来服膺阳明，往时态度，深悔之矣。复谢。顺候起居

漱溟 顿首 四月四日

^① 底本此下被梁漱溟信覆盖，未印出。——编者

十二,四,六(F.)

今天忽发现一段奇闻,是黄国聪先生发现的:

当两三月之前,王正廷因我曾说了几句公平话,曾托朱我农来问我,说要送我一个嘉禾章,我坚决的回绝了。不料还有这件傻事!

胡适启事:四月五日的《益世报》上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,内有“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”的一项。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;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,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。^①

下午到真光剧场去看女高师学生演戏,演的是《赖婚》,即是套着电影 *Way Down East* [《东去之路》] 敷衍出来的。演的真坏极了;生平不知“肉麻”是怎样的,今天真有此经验了! 第十一幕稍好,我赶快走了。

近年新剧实在糟极,我们竟无法分身出来做点救济的工夫,实在可愧!

十二,四,七(Sat.)

续作英文论。

^① “手稿本”中这是粘附的一则剪报。——编者

与文伯谈甚久。

下面是孙伏园今天在《晨报附刊》的“杂感”的一段：

冰枕头讲完了，连带的想起胡适之先生一段关于医学的谈话。一天我去访胡先生，他正在写大字，他说做文章看书往往脊骨痛，所以将朋友们索书的对纸拿出来写著，权当休息。他从他自己的身体又谈到他的两位侄儿。有一位侄儿是极聪明的少年，读者恐怕都知道他的新诗。他幼时有遗传的肺结核病，后来逐渐好了，只是几个指头上留着一点屈而不伸的痕迹。到现在他忽然遍体发黑，更一天天的消瘦下去。胡先生知道，他的那位哥哥害了三年的肺结核而死，遗腹生了这位侄儿，他幼年又害过肺结核，所以这回害的大概也是肺结核。不过好几国的医生都看过了，说道既没有咳嗽，体温又不增高，所以不敢妄断是肺结核，只是什么毛病却不知道。所以现在只能请教中医。胡先生说，近来看些关于西洋医学的书，知道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，西洋医学界都把大半的心力用在细菌的一部分学问上，所谓科学的医学，只是指着与细菌学有关的各项疾病而言。所以疾病的预防，疫苗的注射，都有极显著的效用。若既害了病，想求诊治，那么西医有时也与中医有同样的缺点，就是只凭“验方”。而许多年轻的医生，经验既不能丰富，又没有功夫研究更深的学问，所以结果不能甚好了。

但是胡先生也热烈的希望着，科学的医学日渐扩大，把验方的一部分范围都占领了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西

医到现在虽然这样进步,里面还免不了中医的分子,但愿将来更加进步,将中医也战胜了。所以胡先生批评西医的缺点,决不能让主张中医的人藉口,因为先者是希望进步而视现在为不能满足的,后者是以过去为满足而且以现在为已甚的。而反对“冰枕头”的一类论调,如果确经证明为没有根据,那么也是迷信中医的意见的一种余毒罢了。^①

十二,四,八(S.)

清华学校学生吴景超(歙县人)来谈。他问求学与作文之法,我说,只有“小题大做”四字,切不可“大题小做”。

小说《三侠五义》为《七侠五义》之原本,我近得一本,乃是光绪己卯(五年,1879)初次用聚珍板排印的,错字甚多,颜脊敏果作颜查散,可证俞樾在光绪十五年所见,仍是此本。此书未经南方人改动,朴茂滑稽,风趣远胜改本。

十二,四,九(M.)

思永的病今天很重了,终日出汗多次,饮食不进。陆仲安来看,说没有大希望了。思永为三哥振之之子,三哥病肺

^① 这原是一则剪报,原题为《冰枕头》,剪自 1923 年 4 月 7 日《晨报附刊》。——编者

癆三年，將死時始生此子。永幼時手足骨節處皆發現肺結核，故兩指與一手均拘攣不能伸直。永於民國七年来京後，身體稍好，但懶惰不能吃苦。他於文學頗有天才，作白話新詩頗有成績。所以我也不拘束他，隨他性之所喜，瀏覽文學。至去年，多方面責難我，都說我不應該不令思永進學堂。那時他回家去了回來，在杭州上海勾留忘返，花去許多錢；至直奉戰事起，他才趕回來，走到德州，鐵路斷了，他又回到上海、杭州去玩。我也怪他糊塗，就叫他在暑期中預備考進一個南方正式中學校，不要回來了。他写信來，很懇切的要求來北方，再考進南开中學。我只得許他回來；但他回來後，又懶下去了。我知道他不能考進南开，只得又向張伯苓先生說了，准他入學，不須考試。他入學後，就病了，功課有近二十點鐘不及格。我接到學校報告書後，怕他失望，反写信去安慰他。他到十二月十七日，就因病回京了。他的病，據陸仲安說，是“虛勞已成”。今日尤使我們恐慌。我並不痛惜三哥無後，因為“無後”在我眼裡是極不要緊的事。我所痛惜者，一個有文學天才的少年，因父母遺傳的病痛而中道受摧殘！此子一身病痛，是從其父得來的；一生的怪癖多疑不能容人容物的心病，是從其母得來的。“父母的罪孽，重集於兒子之身”，此易卜生所以有《群鬼》之作也！

十二，四，十(T.)

作書與顧少川(維鈞)，略云：